

充氣之城 越界之思

琴台聚客 葉輝

香港是怨氣之城、勞氣之城、晦氣之城、怒氣之城，很喧嘩，也很無奈。幸好踏入五月，荷蘭概念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為香港帶來了一隻巨型充氣橡皮鴨（Rubber Duck），西九也有一個由策展人「伯加」（Tobias Berger）策劃的充氣藝術展，「下子之間，香港變成一個「充氣之城」。「充氣」，彷彿也有「沖喜」的意思。

「創意」是甚麼，也許不必說得太玄奧，一切「創意」的本質，其實只是想像與慾望的無限伸展，有時是陌生化的形象，有時是與現實對照的夢想。沐浴於維港的黃色鴨子（猶如浴缸裡的小膠鴨，不經意地闖入港人沉悶的生活空間，從而無限放大了概念藝術的精神治療作用，你看見它了，你忽爾喜悅了，那就很好。

這充氣黃鴨子讓我聯想到比利時越界創意人（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畫家、翻譯家、劇場監督、製片人）克勞斯（Hugo Claus）的組詩《即使現在》（Even Now），第二十四首說：即使現在，她不只是她美妙軀體裡的水，／且是一座可以讓鴨子滑行、居住其上的鹽湖，／那帶着一根肉棒的鴨子就是我——聽我呱、呱叫——而她會搖曳我於水波，或者假裝如此。」

是的，黃鴨子將港人搖曳於維港的水波（或者假裝如此），而香港此時只是一座鹽湖——或如杜比亞斯伯加在西九充氣藝術展的場刊所言：在西九這環境之中，「藝術品常被誤以為是古蹟，而古蹟又被誤以為

最有興趣遊的店鋪種類之一，乃大型電器用品店，每次看都會驚歎新產品的設計創意無限，電飯煲便是其中一種百變的產品。

上世紀六〇年代日本電飯煲為港人至愛，一出品便爭相選購。主婦更是笑容滿面，把米跟水放進電飯煲，按掣後便可專心麻雀耍樂，或湊兒放學，是為上世紀偉大發明。其後出洋留學者，也把電飯煲用紙箱寄運，學成歸來，會把飯煲轉送給其他學子，是最受歡迎的人情之禮。

認識一個窮學生，住在巴黎舊房子的頂層。六年寒窗，都靠母親送贈的電飯煲做妥一切維生事宜，包括煮飯、煲湯、病時粥吃，平常沸水飲用兼洗澡，當然還是每天做菜的唯一工具。有回探望，他熱情款待，先把洗好的米放進飯煲，水快乾的時候放下用醬油調了味的免治牛肉，未幾再在上面放一隻去殼的鮮雞蛋……飯香了，連鏟倒出來再煮生菜魚丸湯……那頓飯的記憶猶新。如今做飯的人飛黃騰達了，每幅畫賣上百萬歐羅，不知還有沒有留住那個伴他於微時的電飯煲？

在香港，同樣用電飯煲完成生活重要事務的大有人在，特別是那些住劏房，環境不容許生火的住戶。他們因為省錢少買電器，就連燒開水也用電飯煲取代電水壺。但據最近世界綠色組織的調查研究，用電飯煲煲開水的用電量和電費，比電水壺昂貴幾近一半，因而鼓勵住戶購用電水煲，如此才更划算。

但這項發現還是證實了電飯煲好使用，且贏得眾人的信任和喜愛。天無絕人之路，還有一個電飯煲。

當代雕塑，作品不僅與公園格格不入，亦完全與觀眾脫離。」

充氣藝術展為西九帶來不尋常的驚喜，美籍視覺藝術家麥卡尼（Paul McCarthy）《複雜物堆》（Complex Mts）是一堆「巨黃」，藝人森美發現了當中的一「趣」：他大概不用問「有幾趣」：「香港西九龍出現一舊巨型大便。」

杜魯（Jeremy Delor）的《佔據聖地》（Sacred Ground）「聖地」的涵義，Sacred也者，原意卻是「藝瀆聖地」，它的靈感來自英國巨石陣，在神聖與褻瀆之間，還有中國建築師劉家琨的《隨風》，它被強風吹走了——合該被吹走，因為他眼中的生命，總是隨風而逝。

充氣藝術必須巨大，因為只有巨大才帶來非日常的震撼，才讓人反思生命的短暫與渺小；充氣藝術所充之氣，正是越界之思，超越日常生活限制，夢有所大，想像的創意便有多大。

那麼，何謂「越界」？它當然並不是消費商品所強調的cross over，而是從認識自己本位（原有的位置、據點）開始，想像自己如何越出本位，跨媒介、跨界別、跨文儀、跨領域、跨範疇、跨階層，乃至跨界一切界限，達致心中無界、目中無界——夢有所大，想像的創意便有多大。

「越界」的英文名稱包括boundary crossing、cross border、trans-border、transboundaries等等。上世紀四十年代，耶魯大學人類學莫達克（George Murdock）倡導越界的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e）極有意思，及至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論說的「越界」（border crossing）則意味著跨越個人出身、社會階層和學科分類的界限。

反導彈武器跨越式發展的年代

古今談 范舉

美國太空總署（NASA）用巨大的資金，購入了加拿大的量子電腦。這說明了美國進行太空戰爭的最新部署及其意圖。美國要阻止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器已經很困難了。大國互相保留着核子報復武器，結果，核霸王雖然擁有核武器的壓倒性的優勢，卻並不可能震懾對手。因為對方只要有一隻近岸邊的核潛艇成功進行核反擊，核霸王就承受不了被核導彈擊中的代價。所以，美國一定要發展太空戰爭，也就是從太空和近距離攔截對方核導彈攻擊的戰爭。如果成功做到這一點，就立於不敗之地，就能讓擁有核武器的對手貼服地聽命於美國，甚至按照美國的意志改變自己的社會制度。

星球大戰計劃，就是先下手為強，摧毀對方的軍事衛星系統和洲際導彈。單是這個計劃涉及到太空作戰基地，建立太空指揮中心，頻密地進行穿梭飛機場的飛行任務，成本非常昂貴。這樣勢必拖垮美國的財政和經濟。

現在，美國想到了「刀仔鋸大樹」的辦法，用投資比較小的量子電腦計劃，發展反導彈的新武器。量子電腦和傳統電腦的差異在於，量子電腦能夠做傲人的腦袋，把各種資料數據，同一時間進行比較分析，歸門別類，經過運算之後，很快就作出最佳方案的選擇。對方有許多多彈頭的攻擊導彈，到了半途，導彈頭就分開了，攻擊不同的位置。愛國者導彈只針對一個導彈，根本沒有這種反應，何況，愛國者導彈的價格非常昂貴，如果對方第一輪的攻擊，都是虛假導彈，用很少成本，就讓美國射光了價格昂貴的愛國者導彈。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一，反導彈的系統應該由雷達進行識別對方的飛行物體，立即把區分真假的數值傳到了指揮中心，由電腦進行運算，迅速作出最佳選擇的反應方案。第二，如果最前沿X波段雷達不能分辨，在太空的指揮中心，就要作出快速而有效的判斷，究竟是在外太空還是在對方的導彈重回返大氣層的時候，當機立斷將導彈擊毀。傳統的電腦，很難做到快速安全而且有效的分析，如果應用了量子電腦，就可以提供最高速度的分析以及最佳方案，解決了傳統電腦的不足。因為，對手的不停改變軌道的航天器和無人駕駛的飛機已經面世了，這使得美國天文數字投資的反導彈系統立即變得過時。量子電腦的好處，就是有臨機應變的能力，根據現場的環境，靈活的作用出判斷，提高了美國用大量的金錢建起了天文數字成本的反導彈系統的性能，解決對手多梯次的假彈攻擊的問題。X波段雷達配合上了量子電腦，將來可以同時監控不同形狀、不同飛行軌道、不規則的對手的飛行物體，並且同時作出多個方案的反應。

「駱駝祥子」何時解放

前不久，北京召開了出租車漲價聽證會。聽證會成為漲價「告之會」，似乎已成慣例。

據媒體報道，聽證會的結果，是大多數人同意漲價。可問問身邊普通老百姓，絕大多數人卻並不贊成漲價。道理很明白：憑什麼增加出租車司機收入，得消費者來買單？本來好好吃着的饅頭，從五毛錢變成一塊，誰能樂意？

這次的漲價目的，是為提高司機運營積極性，緩解北京打車難。但單純漲價就能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嗎？

早在2006年前北京出租車漲價開聽證會時，同意漲價的就多是出租車公司與政府專家代表，司機以及消費者都基本反對。司機反對漲價，是因漲價後打車需求會下降，拉活兒更難。

而這次漲價，據專家論證司機收入每月將增長一兩千元，很多司機卻同樣不認可。他們認為漲價後司機收入未必增加，公司份兒錢倒可能乘機上漲。

多位有良知的專家認為，出租車運營制度的改革，才是解決打車難的關鍵。取消公司特許經營制度，放開出租車准入門檻，允許個體司機進入出租行業，才能真正把出租車運營成本降下來，讓出租車行業進入良性循環。

出租車特許經營制度，窒息了司機的勞動積極性，提高了消費者的打車成本。為了每月向公司上交高昂的份錢，司機沒有節假日，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公司卻坐收暴利。所謂管理，僅是代交保險、税金等。

從經濟倫理看，出租車公司的起家有極深的資本「原罪」。早在2002年，記者王克勤經過艱苦調查，發表了《北京出租行業黑幕》一文，披露了

出租車公司的發家史以及出租車司機悲慘的生存狀況，此文震驚了全國。

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出現了個體出租車。因需求旺盛，上世紀90年代初，開出租車成為高收入行業，有司機收入甚至高出社會平均水平幾倍，那時有女大學生甚至以嫁出租車司機為榮。當時出租車管理處只是交通局下屬一個不起眼的小部門。

很快，就掀起全社會大辦出租車業的高潮。進入者「出身」五花八門，甚至幼兒園、小學、個體飯店小老闆等等都辦起了出租車公司。那時進入出租車行業辦理批文並不難。很多人自己買車開出租，每月向政府或公司交800元~1500元的管理費。北京出租車一下就上升到6萬多輛的飽和程度。

然而，在1996年行業清理整頓中，本是司機出資買的車被歸到公司名下，經過幾番金融運作，出租車經營車都成為公司財產。出租車司機依然要交3~5萬元的保證金，以及幾萬元的融資費用方可上崗。在管理部門的「倒算法」中，原來千元左右的「份兒錢」，猛然上漲到五六千元。

1996年之前，作為真正出資人的司機收入高於管理者，而改制後，公司管理者收入不僅遠高於司機且旱涝保收。有人當個體出租車司機10年賺了60萬元，成為先富一族，而成為公司司機後，每月累死累活卻僅僅賺到2000元左右。司機依然開着自己買的車，經營成本卻上漲了幾倍，司機與公司從當初平等合作的關係，淪為老闆與打工仔的關係。

「黑幕」一文披露了出租車公司的發家史。1990年代初，不少單位以及個人，憑着一紙准入

批文就招聘司機，用收保證金的資金，就辦起了出租車公司。有人一分錢沒花，用收取融資、保證金的方式積聚起發展資金，再用那筆錢收購司機的車，然後，再以兼併重組、股份制改造等金融運作手段，幾年工夫就變成身家不菲的民營出租車公司老闆。連一位交通部門幹部都說：出租車公司是用司機的錢經營自己的公司。也有的是先投入些許資金，再利用司機的融資以及高昂的份錢贏利，跟白手起家也差不多。很多北京出租車公司十年間就由幾十輛車發展到幾千輛車，如此暴利，靠的是殘酷盤剝司機血汗，「空手套白狼」。

行業幾番整頓之後，出租車司機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不再批准個體進入出租車行業，個體出租車就都是成了「黑車」。儘管多年嚴打不斷，北京黑車數量卻已與正規出租車相當。

出租車司機有多苦？融資款、風險抵押金、保險、每月幾千元的份錢，是壓在司機頭上的幾座大山。據專家調查統計，司機在正常8小時勞動時間內，幾乎連份錢都賺不來，要賺生活費只能透支體力超時勞動，「自己壓迫自己」。開過兩年出租車的司機，大多數都有心血管病、頸椎病、胃病等，出租車司機是職業病的高發群體。多年來，出租車司機在運營中猝死的報道也經常見諸報端。

早有多位政協委員在政協會上呼籲，放開出租車市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學者也提出：從根本解決出租運營困境，必須深入出租業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建立出租行業的市場機制，讓出租車企業從政府選擇走向市場選擇；出租車經營向個體放開，從行政管理到行業管理；發展行

業工會，建立集體協商機制。

所謂「黑車」司機，其實不少都是從正規出租車公司辭職出來的。因為忍受不了盤剝與勞累，不得不選擇開黑車解決生計。甚至一天拉夠100塊錢夠吃飯就得。雖然冒着被嚴打的危險，畢竟有片刻時光苟且偷安。他們說，誰也不願意「黑着」，我們時刻盼望成為堂堂正正的納稅人！

出租車公司經過幾輪股份制改革，利益關係盤根錯節，因為觸及到龐大的利益集團，所以多年來出租車制度的改革依然提不上議事日程，公司制依然堅如磐石。有人預言，此次出租車漲價之後，公司依然會是最大的受益者。「駱駝祥子」們何時能解放呢？

出租車是城市的名片，身心疲憊、牢騷滿腹的出租車司機，代表不了寬容、厚德的城市形象。隨着法制、慈善精神越來越融入城市文明，出租車司機尊嚴勞動的時代，終將會到來。



出租車是城市的名片。

資料圖片

啟德機場變為啟德碼頭貨運站正式運作開始後，「重建九龍城加高加大」亦將正式開動，行將整個東九龍面貌大改「龍城變旺角」的日子不遠矣。

目前，九龍城是「小潮州」、「小泰國」，仍是此一地之風光，估計不到廿年後，整個面貌特色完全不同了，到時要找兩句潮州話「家幾冷」聽聽恐怕也不容易了。

今日之九龍城如何成為「小泰國」局面？追本溯源出自千五年前之明初三寶太監鄭和西洋洋（實在是「下南洋」）有關，鄭和本為西北民族姓馬人士，他帶領一班雲南子弟兵，由黃埔港（南粵）「海上絲綢路」出發，先繞出零丁洋兜過海南島越南海峽抵達的最大陸地之國，便是古時稱為「毛淡棉」的暹羅，亦即今之泰國，而泰國

再看《南海十三郎》

我愛看《南》劇的人情。薛覺先對失意的故人多加照料，包支十三郎在飲食上的費用；唐滌生重見十三郎，儘管其聲名早已比師父更盛，依然執弟子之禮，敬加照料；二十年前與十三郎有一面之緣的警官在見到前者赤着雙腳暴斃街頭後，着人送一雙鞋子，使他好走黃泉路……這些中國人向有的人情不知從何時開始已經變成歷史，只有在懷舊劇或歷史劇中才可以重溫。

而最令我興奮的，是可以看到早期曾參演《南》劇的數名演員再次聚在一起演出——謝君豪、潘燦良和蘇玉華。他們以前是另一個劇團的成員，今天大家都先後離開了，卻因為另一個劇團的牽引而又在舞台上重聚。我上次看他們三人的演出應該是「二零零二年的《新傾城之戀》，十年過去了，他們仍然有機會在舞台上攜手合作。我和他們是先後同事，也是他們的好朋友。完場後，我到後台時禁不住告訴他們我因為可以在另一個舞台上看到他們三人的喜悅。更難得的，是潘燦良在舞台上都好像絲毫沒有老去的樣子，如潘燦良一出場時，不是幾十年前在舞台上看到的唐滌生的重現嗎？二十年來台下的人都老了，台上這些人物還是位位個個美艷如昔。

藝影 小蝶

我是懷着莫名的興奮走進新光戲院欣賞謝君豪領銜演出的《南海十三郎》。

很多年前我已看過《南》劇的舞台版，亦曾看過《南》劇的很多原因故事頗為熟悉，但它依然有很多這個劇壇經典、謝君豪的成名作終於及再被搬上舞台，以前從未欣賞過此劇的觀眾可以有機會一睹謝君豪飾演這名傳奇人物的風采。當年謝君豪不單憑演出此劇在劇壇上打出名堂，更加奪得金馬影帝的榮銜，是香港首位成為金馬影帝的舞台劇演員。《南》劇在一九九三年首演之後，二十年來重演次數不多。這次在新光戲院上演以誌其首演二十載，別有一番意義。

在新光戲院演出《南》劇也是一個妙配，這是以前所有演出均欠缺的感覺，新光戲院就有這個特質。台上演員往台下觀眾席和劇院一望，更易產生時空的錯覺。一時間，就以為自己是數十載前的人物。

歸宗認祖處

亦有道 阿杜

有無名果，鄭和試過稱之為榴槿，於是很多南粵子弟兵流落暹羅，流連不歸。這些人甚多潮州汕頭人士，他們在泰國娶妻生子，不少人回鄉祭祖，許多人把泰國家小也帶回南中國，中國建國後，北回歸國的泰國家小到了香港，他們住進不用地權便可搭建居所的九龍城，九龍城由此漸漸變成泰國僑民聚居地，而泰僑的「主家」人潮州人也由此而在九龍城發迹，老友，九龍城之泰國天地潮州世界就是如此形成的。

現在，港九人要買泰國特產，要吃正宗潮州菜，請去九龍城。也能，如此由鄉里聚居而成獨立地域的地點有福建人之北角，流浪北方人集中謀生的調景嶺，上海江南人圍居柴灣，水上人集體上岸，謀生之新界屯門青山灣、龍鼓灘等都是各有聚居處，各有歸宗認祖之根據地，看來真正香港的原居民就只有灣仔、中環、西環老居民了。

網仔，香雲紗

此山中 鄧達智

香雲紗，初次接觸這個漂亮名字，大概在十五年前的廣州。舊時人稱綢仔，也叫竹紗、黑膠綢。上世紀六十年代及之前，這廣東特產是大眾不可或缺的衣料，是僅次大成藍、鄉下夏天作衣褲的最普通的布料。表面深黑天紅，內裡泥土米黃，新淨時有點硬不透風，經歷年月水洗風吹漸漸變爽涼，現今科技可以水洗或沙洗獲類似手感效果。

四季分明的時代，祖母入夏即穿上，手持葵扇一撥風去在巷口乘涼和鄰居聊天，最愛這時刻將小小頭面枕在她的大腿上，乘風消暑，用手掌輕撥孫兒頭髮或用銀耳控輕輕輕取耳，歲月摩梳指縫間的溫柔與綢仔傳來陣陣涼意與微微沙響最是難忘。

這鄉土物事隨時間和社會發展轉變，祖母那輩已遠去，甚至母親也已不在，縱使新界最偏遠角落田耕耕作早已遠去，何況泥土氣味的布料綢仔設計富唐裝韻味衣服系列，發售於優質中式工藝名店「中藝」。

中國除廣東外，或許廣西，知道與其同類但不叫法又叫黑膠綢、涼紗綢、竹紗或綢仔的人絕少。那是南海番禺順德一帶以蠶絲織布置田間以特別黑土浸染蠶繭而成的特種布料，是昔時農家、老人、傭僕最常穿用的平價物質，小姐、太太、夫人、老爺雖視為粗淺，也愛它炎夏傳送來涼爽。

誰知踏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個既香豔高尚又富歷史文化感覺的名字面世，「香雲紗」漸次成為時尚，更被誇張描繪成是一種具傳奇意味的布種。好幾十家店把「綢仔」換上高檔名字「香雲紗」，大做生意，對象大多為北方人，也包括外國人，刻意營造高深下來的所謂民間秘傳的香雲紗衣服系列。當中成功生存下來的幾家將鄉土千百年工藝轉為自己原創，紛紛註冊做事做正宗第一家「中國「老翻文化」是一種至高無上登龍門術，手段奇謀百出。

曾經在東埔寨買過當地黑膠綢，不是我們的啡黑而是墨黑，略硬，質滑。越南也有版本，質感帶點單薄，當地老人仍常穿。

中國今天通曉這種工藝技術者買少見少，以新型工業染染偽裝的品種卻早已上市，普羅大眾窩心品物漸次流失！